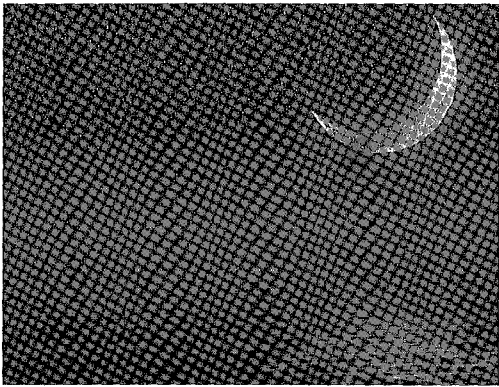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城市文藝

黃淑珊

# 新月（節錄自「加州94309」）



創  
作

史丹福一年分四個學季（quarter），不上暑期班的話，從九月底到六月中，每學年上秋、冬、春三個學季的課。每個學季只有十星期長，學習要一鼓作氣，不能吊兒郎當，因為稍一懶散便會落後得望塵莫及。我喜歡這種速戰速決的安排，像談戀愛只享受蜜月期，來不及生厭已完結，留下美好的回憶。記憶中，聽課時從來沒有「怎麼還沒講完？」的埋怨，只有最後一課「怎麼已經完了？」的嗟嘆，接著便是準備下星期的考試或論文，很緊迫的。回想，大學生涯都好像在追功課，趕時間。

關於季節和時間，想起美國的「日光儲蓄」措施（daylight saving）。深秋的某一天，正當功課積壓、睡眠不足的時候，我們會無端多了一小時趕功課、追睡眠，因為全北美洲的時鐘都會往後調校一小時。本來已經凌晨兩點，眼看趕不及了，突然變回一點，驟然輕鬆

多了。第一次調校時鐘，感覺很神奇，好像時光倒流，又像覆水回收，看著時針不自然地倒退，我甚至覺得自己擾亂了某種秩序，褻瀆了神明。當然，這一小時是要還的。某個春日，時間要撥快一小時，用意是要大家趁春夏太陽早出也都早點起來幹活，延長下午有日光的時間，盡量利用自然光，節省能源。在歐洲這措施叫「夏令時間」（summer time），比較易明，但我喜歡美國「日光儲蓄」這個名字，彷彿時光可以像零錢一樣，一分一毫存起來，留待日後慢慢用。

時光荏苒，從那段青蔥歲月，我儲起了多少零星回憶呢？我記得加州亮得令人眼前發白的陽光，曬在皮膚上疼疼的刺燙；我記得，冬季下雨，雨點打在雨衣如玉珠彈破的聲音，和單車在大雨中行走，車輪激起航船一樣的浪花。我記得房間窗外李樹的花香，剛剪過的青草的鮮澀味，和加州空氣裡沙漠的枯味。我記得隔壁的女同學，一頭棕色的鬈髮，播著收音機的音樂，拉我們跟她一起跳舞；我記得半夜跟室友走路到校園的小山丘看星星，還有和香港同學一起去飲茶、唱K、打麻將。我記得剛開始很不習慣到處那麼多男生，因為自己中小學都唸女校；我記得第一次正式穿一條裙子和男孩參加舞會。我記得我的第一部電腦，是蘋果手提電腦；第一次通宵做功課，與它並肩作戰，看著天慢慢亮，覺得有點超現實。回想當年考完會考，女孩知會一聲父母，提兩箱行李上飛機就走，初生之犢愚勇可嘉。書本、朋友、飛行里數累積下來，五年忽忽過去。

美國大學的畢業禮不叫 graduation 而叫 commencement，不是結業禮，而是祝賀畢業生開始人生另一階段的儀式。史丹福的畢業禮於

每年六月中舉行，那個星期天必定陽光普照，乾燥酷熱，而儀式是在露天運動場進行，學生家長都要戴上帽子或太陽眼鏡。貫徹史丹福自由隨意、不拘禮節的作風，畢業禮也十分輕鬆愉快，校長和嘉賓致辭前，銀樂伴奏下，氣氛就像嘉年華會。幾經辛苦終於畢業了，當然要瘋狂慶祝一下，畢業生步入會場那段路叫做「狂歡之路」（Wacky Walk）：有人把自己裝扮成棕櫚樹，有人扮一支啤酒，有人打著排球進場，有人搓著麻將進場，有人用氣球升起橫額感謝父母，有成群好友串成一架飛機，在草地上「飛」來「飛」去，有人跳起舞來，有人躺在水床上「表演」曬太陽，總之都各出奇謀，為自己的畢業禮留下特別的回憶，總結人生一段里程。

畢業那天，我卻不怎麼興奮，感覺像是孩子被趕出家門，大門在一片歡呼喝采聲中關上了，看著前方所謂新的一頁，茫茫無緒，恨不得可以鑽回圖書館繼續看書。畢業後去巴黎上了兩個星期的法文課，逛遍巴黎的大街小巷，又在歐洲到處走走，再回了加州一趟，差不多九月才回香港找工作。之前打暑期工做過電台新聞、廣告撰稿、翻譯之類，雖說是文字工作，但創作空間其實很小。臨畢業找工作，到一家跨國顧問公司面試，到了最後階段，單獨會見他們的亞洲區總裁，問答一輪後那位溫文儒雅的英國人問我，「我們隨便談談可以嗎？」他說知道我是唸英國文學的，然後告訴我，他在大學唸法國文學，輾轉入了行，還去唸工商管理，一做就二十多年，言語間彷彿有一絲唏噓。再談了一會，他對我說，「以你的性格，做這行不一定快樂。」我不知道這是漂亮的拒絕，還是只有經驗和智慧才能給

你的忠告。

臨走一共寄了五大盒書回香港，郵費貴得很，但那些書和筆記是我的命根，無法割捨。在3084號信箱前，扭最後一次密碼，最後一次拿取寄到CA94309的信。騎單車沿棕櫚大道（Palm Drive）到 Palo Alto市中心，康莊大道上，棕櫚夾道下，加州陽光裡，疑惑時間怎麼過得這樣快。在市中心的咖啡店吃我喜歡的雞沙拉三文治，看鄰桌一對老夫婦，大概是退休的教授，一邊看書一邊做筆記，偶爾抬頭看看對方，微笑，那麼簡單，那麼愜意。回到校園，到大學書店買一些紀念品，印有「史丹福」或簡單一個「S」字樣的衣服都很貴，所以只買了一些文具。最後，把單車駛到流動捐贈站，好好看了一眼這多年來忠心耿耿的伙伴，心裡道了謝，走時不敢回頭。走路回宿舍，經過常常躺著看書的草地，脫了鞋子走上去，微濕的草是那麼清涼。風吹過，葉濤沙沙，柳枝悠悠，已近黃昏。

宿舍七零八落，那晚也沒有睡覺，與朋友談天。天未全亮便要出發到機場，車子右轉離開校園時，我急急回頭看，驚見一彎新月，倚在淡紫色的天空上，清明燦亮如一彎鐮刀。細看，新月的懷抱裡，晦晦暗暗可以看出圓月的輪廓，只是那圓未轉，未現，未亮。前程，現在只有畫框，還沒有填色，理想夢想都只有構圖，沒有具體。是努力創造也好，是命運安排也好，前路是無從預測的，總會有得意失意；這條軌道上，隱藏了喜憂，埋伏了離合。汽車轉上101高速公路之前，看那彎新月，又不像鐮刀了，像一雙張開的手，拱托著一顆未結之果。未來，運轉當中，期待著發生。●